



易位

A Novel by the Author of the First Wives Club

OLIVIA GOLDSMITH

SWITCHEROO

[美] 奥莉维娅·哥尔德斯密斯 著
张鹰 译



昆仑出版社

KUN LUN
CHU BAN
SHE

易位

A Novel by the Author of the First Wives Club

OLIVIA GOLDSMITH
SWITCHEROO

[美] 奥莉维娅·哥尔德斯密斯 著
张鹰 译

昆仑出版社

KUN LUN
CHU BAN
SHE

图字:军 - 1999 - 019 号

DM72/02
Switcheroo

Copyright © 1998 by Olivia Goldsmith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1998 by
Kunlu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USA)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易位/(美)奥莉维娅·哥尔德斯密斯著;张鹰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9

ISBN 7-80040-422-6

I. 易… II. ①奥… ②张…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1712.45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年9月第1版 2000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字数:239千字 定价:17.00元(膜)

1912.11
56

易 位

[美] 奥莉维娅·哥尔德斯密斯 著
张 鹰 译

昆仑出版社

译者前言

奥莉维娅·哥尔德斯密斯是美国南佛罗里达州颇负盛名的女作家，她的作品《第一妻子俱乐部》、《时髦的结局》、《畅销书作者》、《正在结婚的母亲》等，刚一出版便成为畅销书，引起美国公众广泛的关注。《易位》是她最新出版的一部以美国中产阶级婚姻家庭关系的揭示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沿用了她所惯用的以丰富细腻的笔触剖析女性幽深玄秘的心理世界的艺术手法，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中的丈夫、妻子与情人的故事。不过读者切莫把这部小说误解为我们通常所见的那些老生常谈的三角恋爱故事，不是的！有时候，同一个情节框架所承载的内涵是迥然不同的。奥莉维娅在这部故事中向我们展示的是她对于现代生活的一种新的见解，正如某位美国书评家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人能够做出比《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作者奥莉维娅·哥尔德斯密斯对现代爱情、事业与性爱更好的揭示了。在这部小说中，她一如既往地站在女性的立场上阐释了一个时至今日仍不为人所注意的事实：所有的妻子们都渴望做一个浪漫的情人，而所有的情人们却在梦寐以求着做妻子的安全感。”

以女性的视角对女性在现代婚姻与家庭中命运的关注、情爱

与性爱心理的展示,是《易位》这部小说最为突出的特色。作者的这种关注,并不仅仅限于在谢尔梅茨独立社区的家中做上了衣食无忧的妻子的西尔维娅,同时也投注到像一叶浮萍一样正在体味着漂泊之苦、羁旅之忧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玛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部小说所讲述的是女人与男人之间的一场战争,当然从这样的“战争故事”中你看不到硝烟与炮火,可是,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男性与女性之间情与爱的厮杀与角逐丝毫不亚于战火中的刀光与剑影。因此,聪明的作者向我们讲述的,已不仅仅是发生在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中的老而又老的关于妻子与情人共同争夺一个丈夫的故事,而是将这场三角恋爱中的矛盾关系做了巧妙的“易位”,变成了妻子与情人共同对付丈夫的故事。西尔维娅是美国中产阶级社会中那种企图在业已习以为常的生活中不断创造浪漫与激情的女人。可是,这部小说开始的时候,她的四十岁生日却即将来临。很难想像,浪漫与激情这两样东西还会与一个四十岁的女人相伴。因此,我们的主人公也就只好寂寞而茫然无措地在初秋点燃的苹果木的香味中缅怀失去的好时光,同时也在心中憧憬着她的丈夫会在她四十岁生日这天给她带来的浪漫以及她想要开始的属于他们夫妻之间的旅行生活。可她的丈夫鲍波却是一个除了浪漫,什么都可以给她的男人。作为一个成功的汽车商人,他几乎拥有了一个成功的男人所拥有的一切:事业、财富、健康聪明的孩子、美丽典雅的妻子,还有……他以为这就是生活中的一切。他无视妻子的情感需要,就连送给妻子四十岁生日的礼物也是漫不经心却又能充分显示自己财富的折篷轿车。可恰恰就是这辆轿车,差一点儿将他们的婚姻生活驶入泥淖。西尔维娅终于意识到,她的丈夫并非没有浪漫,只是他已经把属于她的那份浪漫送给了另一个女人。这样的打击对于时刻渴望着玫瑰花、月光下的散步以及烫人的热吻的西尔维娅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可我们聪明的女主人公在最初的愤

怒与仇恨过去之后便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易位”。这是她为挽救自己濒临灭亡的婚姻、已经枯萎了的爱情所做的一次努力。可就在“易位”的过程中，她结识了另一个女人，体会到了另一类女人的人生况味。和西尔维娅不一样，玛拉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破碎的家庭（如果一个单身母亲与一个不知父亲为谁的女孩的组合也可以称之为家庭的话）过早地将她抛入了社会的底层，同时也注定了她的漂泊命运。就像西尔维娅渴望浪漫一样，她也在热烈地渴望着具有安全感的婚姻生活，可这样的生活就像浪漫对于西尔维娅一样，遥不可及。两处相思，一杯愁绪！中国古典诗词的这种意境移用来形容西尔维娅与玛拉的心情与处境，也许是再合适不过了。尽管她们的出身、地位、教养各不相同，但她们在婚姻爱情生活中所体味到的人生的况味却有惊人的一致之处。实际上，作者通过两个迥然不同女性心理世界的展示所要完成的是对于男权中心社会的批判。因而，“易位”似乎可以看做对于当代社会女性心理体察入微的作者与她笔下那个对女性心理茫然无知或者是漠然处之的男主人公鲍波所开的一个不无恶意的“玩笑”。正是这种有些近似于“玩笑”的故事框架为作品平添了一层轻喜剧的色彩，使读者于女主人公们艰难的情感世界的跋涉之余体味到几分轻松与愉悦。这种典型的美国式的幽默，不但体现于作品的字里行间，甚至就表现在故事框架的建构中，不能不说是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向我们的读者提供的一个崭新的审美天地。

奥莉维娅·哥尔德斯密斯在她的小说《易位》中所揭示的女人在性爱与情爱之间的尴尬处境无论在物质文明已经高度发达的西方还是正在走向繁荣的东方都具有普遍意义。弗洛伊德把文学当做是作家力图超越现实生活而做的白日梦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揭示了文学的本质。事实上，不光作家，即使是读者，也企图从这虚幻的梦境中追寻现实生活中的某种不可能。因此，无论作者还是读

者，都在借文学作品进行一次情感的漫游。现代社会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也使得许多人的情感线条日益粗糙。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爱情，尤其是古典主义意义上的那种至真至纯至美的爱情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奢侈品。然而，透过现代都市所带来的那种喧嚣与浮华，人们的内心深处却在强烈地渴望着这人类精神的圣品，尤其是像西尔维娅这样的女性。优裕的家庭环境和所受的良好教育使得西尔维娅把爱情当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几乎就生活在过去与未来的梦中，陶醉于自己所编织的梦境之中。她不必像玛拉那样为了最起码的生存而奔波，因此，爱的浪漫与激情便成为她生活中的主要内容。然而，韶华易逝。这一自然界的残酷法则几乎成为西尔维娅以及她所代表的那个社会阶层的中年女性共同的天敌。所谓寂寞与孤独也就由此而来。可是，她们的丈夫却有着比她们广阔得多的世界。情感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何况外面那精彩的世界的确给了他们太多的诱惑，即使是情感，恐怕也不一定非要从那业已变得平淡的家庭生活中以及家庭中那个一成不变的如正在枯萎了的花朵一样渐渐老去的妻子那里去获得。男人向往的是外面的世界，而女人醉心的却是古典式的爱情——这几乎构成了男性与女性之间一个永恒的矛盾。《易位》中的男女主人公就陷入了这么一种难以排解的矛盾之中。不过好在我们的女主人公以她的聪明与智慧赢得了自己所梦寐以求的一切。相信聪明的读者在跟随我们的男女主人公经历情感漫游的过程中会为我们女主人公的智慧与机警莞尔而笑，我更相信作品中女主人公的聪明会给当代社会中追寻着情感的永恒的各个阶层的读者们以有益的启迪。

文学，如果不能成为时代风云的见证，至少也应该做我们生活中的一片绿洲——这也是我翻译此书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打动我的还有女作家那清丽柔婉而又不失幽默与睿智的语言以及对女

性心理探幽析微的洞悉与理解。在物质文明不断发展的今天,的确应该有一片情感的绿洲支撑都市女性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匆匆行走的步履。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我经常想到曾为我国读者所欢迎的两部作品,那就是美国作家罗伯特·詹姆斯·沃勒的《廊桥遗梦》和日本作家渡边淳一的《失乐园》。其实,这两部作品在我国的畅销不是偶然的,它正是繁忙的都市人追寻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圣品——惊心动魄的爱情的见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莉维娅·哥尔德斯密斯的小说《易位》毫无疑问是会为中国读者所喜欢的;所不同的只是这部小说与前两部小说的艺术格调。如果说,《廊桥遗梦》和《失乐园》两部作品分别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分手和殉情升华了他们之间的爱情,那么,《易位》所要告诉你的则是爱的获得有时并不一定要以牺牲作为代价。前两者是以对悲剧美的展示完成了作者(抑或读者)对男女主人公精神世界的漫游,而后者则以爱情小说中较为少见的“大团圆”的结局展示了男女主人公在爱情中的心理世界。当然,“大团圆”结局中所包含的并非完全是喜剧因素,其实,相互“易位”的两个女主人公无奈而凄凉的精神世界就掩藏在轻喜剧的外壳之下。只要你走进去,那新鲜而又熟悉的感受便会迎面向你扑来……

1

西尔维娅已经在阴冷、黑暗的走廊里站了一会儿了，虽然她热爱光明，甚至可以说对光明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痴恋，而这里又是这所房子中惟一的一处光线比较暗淡的地方——她喜欢这里与厅堂所构成的那种令人愉悦的对比。她在心里对自己说，她真的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根本就没有工夫静静地站在这里。她把一只手放在雕了简单花纹的红木栏杆上，拇指恰恰落在那处已经被无数人触摸过、雕花已经差不多快要磨平了但却令人感到颇为舒适的所在。你没有时间在这里逗留，她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在心里警告着自己，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她为这种寂静所深深沉醉了，哪怕是一小会儿也好哇。她聆听着老房子所发出的那种特有的轻微的声响以及墙上的钟表那有节奏的摆动，取出放在餐柜里的那杯茶，茉莉花的幽香立即便在她的周围荡漾开来。

西尔维娅开始在厅中踱起步来，像往常一样，首先映入她眼帘的是餐厅，接着便是卧室，最后，她的目光便停留在正对着大厅的音乐室。哦，她爱她的家。尽管就谢尔梅茨的一般水平来说，这样仅有一个中厅和三间卧室的家算不上大，但是，凡来过这里的客人们都会为这所房子的敞亮和气派而惊叹不已。在楼下，还有四间面积大致相同的房间，每个房间都有 10 英寸的天花板和又高又大的窗子，因此，这里同样是宽敞、明亮的，空气也相当不错。有一次，鲍波

曾提议把这所房子卖掉再买一所新的，西尔维娅为他的想法而感到惊异，最后，她颇为坚定地否决了他的提议。她不需要专门准备客人住的房间——客人来了，完全可以住在隔壁她母亲的房间里，或者就在音乐室的沙发上凑合一下也未尝不可。她也不需要特意留出一间家庭娱乐室，如果需要，楼下所有的房间都可以用来娱乐。

西尔维娅明白自己是幸运的，但她的内心深处却不愿意把这一切归之为她的所谓好命运。这些年来，她养成了检查每一个房间的习惯。有时，鲍波会对她的这个小小的习惯打趣。“你以为它们会跑掉吗？”他问她。或者他就向她发出这样的询问：“你在找什么呢？”“没有，什么也没有找。”她告诉他。实际上，她是在打量她的家，她同鲍波和孩子们一点一滴经年累月创造起来的家；对于这里的一切，她无法漠然处之。

现在，西尔维娅比以前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她没有权力卖掉这所房子。也许在过去的日子里，他们住在这所房子里显得拥挤了些，可是现在，他们还要这么大的地方有什么用呢？一对孪生儿女不在家，楼上的两个房间便空了下来，其他的房间却好像有一股磁力似的将她紧紧地包裹起来。平心而论，即使对于一个只有一对夫妇的家庭来说，这所房子也算不上太大，也许有那么一天，她接受了孩子们已经离开家的现实，他们会把他们楼上住的一间房腾空用来做不错的客房，另一间也许她会给鲍波做书房。他会很愉快地离开餐厅角落里那张摆满了各种公文的书桌。不过他近来好像不怎么伏案劳作了，至少他那张书桌是比从前整洁了不少。

西尔维娅从中厅踱到音乐室，她的手中端着一杯茶，就好像手中端着的那熠熠闪光的白色的中国瓷器可以像灯塔一样照亮她的前路一样。离第一堂上课的时间只有几分钟了，她走进音乐室翻看那些像往常一样整理得井井有条的乐谱，在《钢琴曲一百首》和

《肖邦奏鸣曲》旁边放着的是专为新生准备的西门的钢琴曲。她的灰色的套头衫被随意地扔在斯坦威式的琴凳上，可是它旁边的那架美丽的乌木^①色的钢琴上却是一尘不染。西尔维娅每次走进音乐室的时候，都会感到一阵轻微的快乐颤栗。空气中已经弥漫了秋天的色调，她将一扇长窗关上。现在这种季节生火还太早，但随着秋天的到来，这间房子所赋予她的快乐也将随之翩然而至。到那时，她便可以在苹果木的燃烧下授课，至于那燃烧的苹果木是在她的身前还是身后，是大可不必在意的。虽然她的心中思念着她的一对孪生子女，但这样的季节对于她来说仍然是美好的。9月，孩子们开学了，他们带着暑假的快乐回到学校，她便也回到她熟悉的钢琴课中，好像新的一年就从这里开始了。西尔维娅记得犹太人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候庆贺他们的新年，她也有这种感觉。

你没有理由忧愁，她在心里对自己说。是的，现在的她已经没有任何烦心的事了，孩子们也不再是谢尔梅茨小学或者克利夫兰中学的学生了。她的女儿——爱琳·瑞涅——肯定会把她未来的家安在本宁顿，她的孪生弟弟肯尼似乎在西北部过得颇为自得。于是，西尔维娅提醒自己，她也应该为此而感到幸福。为了庆祝四十岁的生日，她计划举行一个宴会，鲍波问她还需要什么，他的问话使得她做出了最终的决定。毕竟，她需要浪漫，除此之外的一切，她几乎什么都有了。

西尔维娅定定地站着发了几分钟呆，然后，呷了一口茶，他们邻居的许多失败的婚姻便在她的脑海中一一浮现了。她和鲍波是他们中的幸运者，他们生活得很幸福，他们彼此相爱。不过她不得不承认有时她觉得有点……没有什么，鲍波总是那么忙。她曾经希望孩子们长大后他会有更多的时间，可是现在，只有她一个人有了

① 一种树的名称，其木呈有光泽的黑亮色。

钢琴家。

但她却成为一个好教师，她喜欢这个职业。对于她来说，这一切，严肃的音乐家所不愿意面对的令人生厌的打击乐器，并不是什么迫不得已的退路。她热爱这个能够把音乐带到人们生活中的职业，而且她发现她同样也喜欢授课本身给她的生活所带来的那种不可言喻的快乐。西尔维娅是个懂得欣赏生活中的每一个过程的女人，也正是这一点，赋予了她很多的快乐。她教学生音阶，便仿佛自己正在台上演奏。她喜欢这种日复一日的有条不紊的生活，在她看来，学生们从掌握指法、节拍到最后几乎不假思索地让音乐从指间流出的过程正是缓慢地造就一个音乐家的过程。对于她来说，看着学生们为自己从斯坦威键盘上所弹奏出的高山流水般的乐曲所陶醉，或者听他们弹奏汉德尔、肖邦、贝多芬曾经弹奏过的曲子，便是一种美妙的享受。

的确，她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很幸运。她很幸运地拥有了物质财富、家庭以及令她满意的才能。感谢上帝，她既不像她的兄弟那样总是处于不断的失意之中；也不像鲍波总是不停地奔波，好像女儿瑞涅就继承了她父亲的这种禀性。西尔维娅和儿子肯尼则有更多的相似之处。直到现在，她从来没有不情愿地放弃过什么，或者像鲍波那样去牺牲什么。她既拥有了音乐，同时也拥有了家庭，她几乎拥有了一切——满意的婚姻、优秀的孩子、可爱的房子，还有她所醉心的事业。有时候，鲍波有些心不在焉，但无论他认同她还是对她稍有忽视，他们都风雨同舟地走到了现在——现在，他们已经共同创造了许多财富。

她看了看表，海里特·布莱克，她今天的第一个学生迟到了。像往常一样，西尔维娅听到厅堂里传来了脚步声，便走出音乐室。邮件从前门邮筒的缝里滑落下来。也许是哪个孩子来的信，肯尼不爱写信，不过瑞涅会按时给她寄一张贺卡来的。她弯腰捡起那份邮

件,是通常所见的那种账单、一些账目(圣诞节很快就要到来了)以及她姐姐的一张贺卡。爱仑总是最早把生日的问候送给她。西尔维娅将它打开,见上面写了一行字,“四十岁的人生仍然是一部童话”。随卡寄来的还有一张穿着令人恐怖的服装的满脸皱纹的老妇人的照片。谢谢你,爱仑,西尔维娅想,尽管我们已经不再年轻,但仍要向生活进击,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西尔维娅耸耸肩。还有一张贺卡是瑞涅的,西尔维娅飞快地扫了一眼,噢,太好了,就好像瑞涅回到了家里一样。贺卡上的署名是“你的女儿,爱琳”。这种一本正经把西尔维娅逗得笑了起来。

不过真正让她的脸上荡漾开无限春光的还是萨·哈罗德的广告册,那上面的话正是她所梦寐以求、等待已久的。她仿佛觉得她和鲍波之间需要重新点燃一盏灯,那灯光将在他们之间发出灿烂的光辉。现在,孩子们都走了,是时候了。此时,她的手中就握着一张通向浪漫旅程的车票,是的,那票就握在她的手中。她早就有这么一种冲动,她要为他们的生活创造一点儿奇迹。

西尔维娅刚把邮件放到中厅的桌子上,电话铃声就响了起来。

“你在上课吗?”是米尔德里德,她是西尔维娅的母亲。每次她都是以这种方式开始她们在电话里的交谈。

“没有,海里特·布莱克迟到了几分钟。”

“祝你好运,谢克梅茨——克利夫兰区的独立住宅的女主人,对了,你和鲍波要过来吃晚饭吗?”

“不了,谢谢你,我已经把鸡解冻了。”鲍波爱米尔德里德,但在大部分情况下,他和吉姆更为投机。她与母亲通着话,停下了手里的整理邮件的活儿。

“你爸爸在烧烤。”米尔德里德告诉她。

“噢,太诱人了。我从7月4日国庆节到现在还没有吃过烧烤

呢。肯尼说外祖父做的汉堡有致癌物质，可能是一些游离子吧。”

“是有一些游离子，不过据我所知那是郝斯特·帕蒂做的。”电话那头的米尔德里德停顿了一下，西尔维娅便咯咯地笑着将萨·哈罗德的邮件打开。哦，正是她曾经写信要的那种油光纸的印刷品。她将它打开，心跳也随之加快了。那些照片就像宝石，在幽暗的大厅里闪着蓝色和绿色的光泽。

“我想我应该在星期四为你准备好生日晚餐，”米尔德里德继续说，“我怕鲍波星期五会带你到你喜欢的什么地方去玩儿。”

她惟一想让他带她去的地方是夏威夷，西尔维娅想。“他没有说起这事，我会问他的。”

“也许他会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

哦，不！“不会有什么意外的惊喜的，妈，我清楚，”西尔维娅加重了语气，“人活到了四十岁可不是什么好事情，我不需要大张旗鼓地宣扬我已经步入了人生的末路。你不要提露莎利。”想到她的嫂子，西尔维娅的身子有些颤栗。她的手中仍拿着那本广告册，画面上展示的是客房里的一张床冠和以白色做装饰的床。她和鲍波要赭黄色的，他们就躺在那样的床冠下——不，她不要赭黄色的，她要粉色的，她要在粉色的笼罩下与他拥抱，还要……

“西尔维娅，你在伤心吗？我知道你在为两个孩子离开你而难过，这也难怪，两个孩子刚刚离开你。像我一样，我用了六年的时间才接受了爱仑离开家的现实，后来是菲尔，再后来又是你离开了我……”

“我没有难过，我很高兴。”西尔维娅手握着手那本广告画册，把其他的邮件都放到篮子里。“我要准备上课了。”

“很好，亲爱的。如果你改变了主意，可要打电话告诉我。”

法式玻璃门上传来了敲门声，是海里特·布莱克-霍尼小姐，她是她的朋友——如果说她有朋友的话——此时，她就站在她的

后门口。“这个假期你经常游泳吧？”她边说边向里面迈着步子，“你肯定有泳池自动清洗设备。”

“看到你很高兴，”西尔维娅轻声细语地说，“这个假期很长。”

“我每天都在练琴。”霍尼向她表白，就好像是她要她这么做似的，其实，这正是懒学生的通病。霍尼脱下她的套头衫，将包放在扶手椅上，便径直奔向长凳。不过她停了停，将目光投向西尔维娅。“我看到你了，在北极村，上个星期你和鲍波在湖边的时候，你的脸肯定做过美容……”霍尼走近一步，目不转睛地望着西尔维娅，“……就是那天晚上，不管是在哪里吧。我想也许你整个夏天都在做美容。告诉你，卡罗尔·梅耶也做了美容，不过她做得难看死了。她可真没少花功夫，我听说她为了美容跑遍了洛杉矶的大街小巷，白跑了许多冤枉路。不管怎么说吧，你看起来很美——在北极村——”

“鲍波和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出去参加晚宴了，”西尔维娅轻声说，“自从鲍波开始为梅森家族的竞选活动以来，我们就没有出去赴过晚宴，其实，为谁做事都是一样。”

霍尼不相信似的做了一个鬼脸，“你在撒谎？要不就是你忘记了吧？”她说。

“有关我丈夫的事情，我从来不撒谎，”西尔维娅笑着说，“还有美容的事也是一样。”她碰了碰她那如丝绸般柔软的颈部。近来，她照镜子的时候，时常会在那里看到她母亲脸上的阴影。上帝！她极力把这样的想法从她的脑海中驱逐出去，但这个女人却一步步地向她的生活靠近。霍尼还在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她希望能为自己戴上一副面具，即使在很忙的时候。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她往往做不到这一点，可是……“那是什么时候的事？”西尔维娅还是情不自禁地问出了这句话。

“上个星期四。”